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辨一

上問唐神宗日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為天子禮



樂衆人所得用若衆人不能為之功報之衆人所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駢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噐魯兼用之則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駢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亦踈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推鹽今北雖推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庶耻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庶耻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收為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龍商賈之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飢用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  
下開闢歛收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  
并均濟貧溺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

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  
待之至於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  
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  
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  
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權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  
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阜通  
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君之商  
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賈買之物獨而書之以  
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  
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  
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  
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  
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  
然泉府所以歛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塵  
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  
一易乃其宜耳今乃欲補內藏之錢何也夫閉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  
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財

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  
而取其益亦可知矣而謂以是變通天下之用皆飾  
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所在若不循理之人敢為  
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  
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無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  
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穠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  
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  
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採今日  
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



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  
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  
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  
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  
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  
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對

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  
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  
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制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  
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幣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  
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  
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  
益甚是未及振飢而先用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  
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亡  
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免其人而取其資以  
為振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



是為主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誠不以外物  
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  
誠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  
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  
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  
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  
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  
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  
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

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更簽書  
只摠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  
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  
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叅知政事恐非  
叅知宰相政事叅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  
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  
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  
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雜糅  
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  
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



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定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也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逾如古冢宰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早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之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

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為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位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各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荒俗人



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惡以教訓之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用致太平也崇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如崇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各隨其材分與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崇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

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措乎衆而欲以辦給勝之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差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



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五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辨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為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軍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

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真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泉



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  
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  
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資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  
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  
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比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為治余曰  
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兼并多民之絕者衆  
稱之息以償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得  
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  
始而衰老比之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苗  
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可以輕息誘致之也孟

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  
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  
法然則周法今法安得不為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索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  
甚人說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  
言者或以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  
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無案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  
大卿比輩申王乘奏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頃與一  
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庶介可殺年老貪言其不老上  
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  
知州自来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



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  
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忠信何任以差除建  
州知州者上曰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  
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  
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  
欺人臣為姦充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  
以為人主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  
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

欺而何觀其言之彌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  
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  
身体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  
孝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  
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  
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  
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為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群衆使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也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為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群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



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淳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救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外降並頒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並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由書御史其或打鼓戴罵待承之使俸則亦非

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青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教質問臣恐此躄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於上不得不情也

升降等第最為校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戶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役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謗本詢蕩蕩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趨而君可以為政則設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邪



附下周上雖放流竄逐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為社稷臣則脩為忠良否則脩不免為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餘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燕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未盡法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反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

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收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聚膏粱被文綉酣燕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飢殍隨之游惰之民徃徃應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收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既已輸



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  
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  
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臣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文字却  
奏請為擬臣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要綵  
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  
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  
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擅尚御批殘省  
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  
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縻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  
為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

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常守財之言非  
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  
人知其不可為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  
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為天下  
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越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  
部無向背專附廷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  
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討中余曰秦漢  
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  
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政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



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  
亦異乎

上曰市場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場司但  
以細民為官科買所困下為兼弁取息所困故自投狀  
經市場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  
以來販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為其煩  
細以為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  
沽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故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二代之法固已  
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  
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  
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  
以煩細為耻者細大並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  
移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場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  
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也先  
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沉酒于酒耳  
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營而日較其增虧也推酤之  
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兩則人情可  
知矣以為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  
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  
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  
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  
是為政體不亦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  
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

下情得以通而民被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用利  
煩細如外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  
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能為天  
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也然後能保天下  
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已夫謂  
天之所為者如何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  
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  
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  
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而陳其五行元



或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為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紛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祖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

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細絹許入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入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細絹許向近奏添俵預買細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細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總細絹一鉢聚歛之臣用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



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  
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

如王

帝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  
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  
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  
后方以和糴催常平貨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和糴  
亦不可廢今和買納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除貸  
亦須以和糴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和糴理即一散  
之后何由可歟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和糴催  
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和糴催貨  
物必用和糴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蕪井之家初非有和  
糴催貨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和糴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和糴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只此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  
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耻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  
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為耻若為大臣而畏流  
俗淖沔不能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疏卽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此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朝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敢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行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死亡者為比又以一番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被其多寡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當之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

可為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為者亦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殆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日以間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也方子華之西也刑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一敗劔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各將焉歸乎是欲以人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與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為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揚朱不知義墨翟不知仁惟



孟子乃能知仁義

揚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信矣乎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兼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獎按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之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恒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設已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